

刑 律

第一
部

庚新·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庚新·著

利 德

责任编辑：申敬爱
装帧设计：主语设计
责任校对：孙明新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刑徒. 1 / 庚新著. ——延吉：延边人民出版社，
2010. 1
ISBN 978 - 7 - 5449 - 0796 - 5

I. ①刑… II. ①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 210392 号

刑徒（第一部）
庚新 著

出版：延边人民出版社
（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，[http: //www. ybcbs. com](http://www.ybcbs.com)）
印刷：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发行：延边人民出版社
开本：700 × 1000 1/16 印张：17 字数：180 千字
标准书号：ISBN 978 - 7 - 5449 - 0796 - 5
版次：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：28. 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白龙伏尸(一) / 001
- 第 二 章 白龙伏尸(二) / 007
- 第 三 章 沛(一) / 013
- 第 四 章 沛(二) / 019
- 第 五 章 沛(三) / 027
- 第 六 章 吕后 / 035
- 第 七 章 审食其 / 041
- 第 八 章 秦朝那些事儿 / 047
- 第 九 章 他是谁? / 055
- 第 十 章 青皮 / 061
- 第十一章 脚步声 / 067
- 第十二章 赤旗书 / 075
- 第十三章 笑柄 / 083
- 第十四章 铁鹰锐士 / 091
- 第十五章 征兵 / 099
- 第十六章 赤帝之子将登场 / 105
- 第十七章 任务 / 113
- 第十八章 饵(一) / 119
- 第十九章 饵(二) / 127
- 第二十章 昭阳大泽 / 133

目 录

- 第二十一章 三尺青锋搏功名(一) / 139
- 第二十二章 三尺青锋搏功名(二) / 145
- 第二十三章 三尺青锋搏功名(三) / 151
- 第二十四章 三尺青锋搏功名(四) / 157
- 第二十五章 三尺青锋搏功名(五) / 163
- 第二十六章 一将功成万骨枯 / 169
- 第二十七章 成也法,败也法 / 179
- 第二十八章 始皇帝 / 187
- 第二十九章 唯有义长存 / 195
- 第三十章 宝剑锋从磨砺出 / 203
- 第三十一章 笑看风云起(一) / 211
- 第三十二章 笑看风云起(二) / 223
- 第三十三章 欢宴(一) / 229
- 第三十四章 欢宴(二) / 235
- 第三十五章 怎一个痛字了得 / 241
- 第三十六章 春梦了无痕 / 247
- 第三十七章 四灵纹甗 / 253
- 第三十八章 万岁酒 / 259



第一章

白龙伏尸

壹



秦王政二十六年（前 221 年）三月的一天，一场雷雨过后，天色依旧阴沉，丝毫没有转晴的迹象。

乌云翻滚，不时有隐约雷鸣传来，似乎是在预示着，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将要来临。

车队在泗水河畔停下，从车队中，传来了一阵阵哭声。

“阉，不行了吗？”

从一辆牛车上，下来一个中年男子。在他身边，还跟着两个少女。一个年纪在十八九岁，长得明眸皓齿，水汪汪的一双杏眼中，带着悲悯之色；她牵着妹妹的手，一脸悲戚。

男子问道：“魏先生也没有办法救他吗？”

管家模样的人连忙上前回答：“老爷，刘阉这是命中注定的！当年他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就有人说他是大凶之命，活不过十五岁。魏先生也尽了力，只可惜这孩子……唉，是命中注定啊！”

男子一脸的失落之色。

“我们能从单父（今山东省单县）逃出来，多亏了他父子舍命搏杀。刘夫战死，如今阉竟然也保不住了……福生，你且随我过去看看，他父子为我一家丧命，怎的都要给那孩子一个妥善安置才是。”

“老爷所言甚是！”

四个人走到了车队的最后方，就看见一个老妇，抱着一个少年的身子，正在哭泣。

那少年，体格看上去极为粗壮，双目紧闭，面如白纸，衣襟上沾着黑血，躺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一个郎中模样的老人摇着头站起来，叹了口气。

“阉媪，请节哀！”

媪，是对老妇人的一种称呼。如果用更直白的话说，就是阉老太的意思。

这一句话，等于把事情定了性。那老妇人本是一脸期盼，闻听郎中这一句话，沉默半晌后，发出一声尖啸，刹那间泪如雨下。

男子走过来，问郎中道：“魏先生，真的没救了吗？”

魏先生点点头，“这孩子单在城外吃了一箭，正中要害。若非他身子骨强健，怕早就断了气。能挺到这个时候，已经是一个意外了……吕老爷，实在是对不住，请恕小老儿无能。”

男子说：“魏先生这话说的过了！吕某如今乃落魄之人，先生不弃，从单父随我一直到了这里，已经是仁至义尽，我又怎能责怪先生。只可惜，终究是救不得阉的性命，老夫实在是愧于刘夫兄弟啊……福生，你去传我的话，今晚就在这里休息，安置了阉以后再动身。”

管家吃了一惊，“老爷，这荒郊野外，可不甚安全啊。再赶个十里地，就是啮桑，我们……”

男子的脸色一沉，“死者为大，更何况刘夫刘阉父子，还是我一家老小的救命恩人啊！”

管家很不情愿，但主人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他也清楚，劝说不得。

男子带着两个少女走到那痛哭的老妇跟前，“阉媪，还请节哀！”

“是啊，婶婶，请节哀！”

大一点的少女蹲下身子，轻声地劝慰。那明亮的眼睛，红红的，泪水在眼眶里不停打转。

刘家父子和她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

准确地说，刘家父子二人，不过是她家里的门客。那死去的少年，名叫刘阉，十四岁出头。少女从小看着刘阉长大，天性善良的她，把刘阉当作弟弟一样看待。虽然她也有兄弟，可是相比之下，憨直敦厚的刘阉似乎与她更亲近，从小就好像小尾巴似的跟在她身后。

可现在，刘阉竟然走了……





少女的心中充满了悲伤，却强作笑颜，安慰着老妇人说：“婶婶，阉虽然走了，可他在天之灵如果看见您这个样子，一定会很难过的。”

“是啊，阉嫗……别要让阉走得不安心啊！”

男子也低声劝慰，老妇人抽泣着，止住了哭声。

“当务之急，是让阉入土为安。只可惜这儿条件简陋，也找不到棺槨为阉下葬。不过，我手中尚有一匹锦帛，权作棺槨，让阉先下了葬。等我们到沛以后，再请人打造棺槨如何？”

阉嫗说：“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怎做得了这些事的主？但凭老爷安排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老夫却之不恭了！”

男子也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做起事来很有条理，他立刻安排下去。于是下人们埋锅造饭，支起住所，忙碌起来。两个少女则搀扶着阉嫗，走进车厢中。

车辆围成了一个圆形的车阵，中间燃起篝火。

那少年的尸身，就摆放在一棵参天大树下，裹着一块锦帛，身子下面还垫着一张草席。

按照中年男子的说法，酉时为下葬的吉时。

也就是说，他们必须要在这一荒郊野岭中，度过一个夜晚。

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样子。毕竟这地方是一马平川，无甚遮风挡雨之处。再说了，天下并不太平，保不住会有什么盗匪马贼出现。虽说车队里的奴仆都带着武器，但总归不安全。

两个少女在劝说阉嫗睡着之后，回到自家的车辆上。

“妹妹，何苦为了一个傻小子，在这荒郊野外里忍饥挨饿？要我说，挖个坑，把他埋了就是。”

一个青年手指梳捋发丝，抱怨着，淡然说道。

在他身边，还坐着一个少年，闻听也连连点头表示赞成。

少女眼睛一瞪，“哥哥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刘家父子是因为保护我们而死……想当年，我家门客何其多。然则单父破城之日，也只有刘家父子留了下来。不为别的，就算是我们自己考虑，就不能做那不义之事。如今咱家可比不得当初，王上投降，这天下已然是秦的天下。

“而今我们到了沛，算是人生地不熟。虽有些薄产，可如果没有人帮持，终归是难以在沛立足。

“谁能帮咱们？”

“还不是外面那些随咱们一同逃难的人嘛！”

“父亲如此做，也是拉拢这些人的心。如果真的如你所说，只怕不等到沛，这人心就先散了。”

青年虽然比少女的年纪大，可显然对少女有些畏惧。

听少女这么一说，他不敢再说什么了，只是自己嘟嘟囔囔地说：“话是这么说，但总归是有些危险。万一有盗匪出现，咱们这些人怕是都难活命。活不了，人心又有什么用处？”

少女却懒得理睬，搂着妹妹，靠在车厢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“姐姐，阉真的走了吗？”

妹妹低声地呢喃，“那以后不就没有人陪我玩儿了吗？姐姐，我想阉……我不想阉走，好吗？”

少女鼻子一酸，紧紧地搂住了妹妹。

“阿婆，别担心……阿阉走了，姐姐还在。”

“嗯！”

外人只怕很难理解少女姐妹和刘阉的感情。青梅竹马？也许算是吧！在姐姐的心中，刘阉是她从小看着长大的弟弟；而在妹妹的眼中，刘阉是从小和她玩耍的好伙伴。

可现在呢？

弟弟也好，伙伴也罢……却孤零零地躺在外面，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和她们嬉笑玩耍了。

但这一切，又该责怪谁呢？

外面，下起了雨。

不过并不大，淅淅沥沥。雨水敲打在车厢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营地中偶尔传来马匹的响鼻声，让这宁静的雨夜，又增添一种异常诡异的气氛。是的，诡异，难以说清的诡异。

少女蓦地醒来，想起刘阉的尸体还在外面。

少女轻轻地松开妹妹，又为她盖好衣服，看了看正打着鼾睡得死沉沉的两个兄弟，不免感到无奈。这两个兄弟啊，平日里锦衣玉食惯了，



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居然睡得如此沉！

不过，如果刘阼还活着，想必自己也不会如此警醒吧。

披上蓑衣，少女走出了车厢，从车辕上拿起一块毡，跳下车，向大树下跑去。总不成让刘阼的尸身被雨水淋着吧。可等少女走到树下，才发现刘阼的尸体旁，早已经坐着一个人。

阼媪，刘阼的母亲。

在这个世上，除了少女，刘阼的母亲同样关心着他的尸身，甚至比之少女的关心，更加真切。听到脚步声，阼媪扭过头，见是少女，她笑了笑，点点头。

“婶婶，怎么不去休息？”

阼媪看着刘阼，脸上露出一抹慈祥笑意，轻声道：“阼怕打雷，我陪着他，他就不怕了。”

少女没有再开口，只是找了一件蓑衣，为阼媪披上，然后坐在刘阼的尸身旁。两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，就这么陪着刘阼。夜渐渐深了，风声呼啸着，雨也下得越来越大。

第二章

白龙伏尸

貳



雨水“噼啪”地砸落在青石岩上，水花四溅。

这是一种生有斑驳年轮的古老岩石，岁月把石头洗刷成灰色，又透着淡淡的青，让人生出沧桑的感受来。岩石的形状很不规则，犬牙交错在了一起，形成各种模样。看上去，有些吓人。

“大哥，时辰也差不多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动手了？”

已近子时，雨势很大。在距离营地不远处的山丘后，一群人围聚在一起，手持刀枪和弓箭。

为首的男子，身高在八尺开外，魁梧而壮硕。

他蒙着脸，披着蓑衣，手中攥着一把宝剑，似乎没有听到同伴的话，手搭凉棚向远处观望。

“刘季，绾在问你呢，倒是说话啊！”

说话的是一个女人，同样是蓑衣黑袍，蒙面，手中握着宝剑，虽看不清楚长相，却有一种飒爽的英姿。她走到那男子身边，有些嗔怪地推了一下沉思中的男人。

“嫂嫂，莫催了……大哥肯定是有谋划，咱们只需听他的调遣就好。该动手时，自然动手。”

看得出，这个绾对首领非常尊敬。

女人不满地说：“绾，时候已经不早了。再不动手，可就赶不及回去了，会让人起疑的。”

绾，似乎还想再说些什么。

这时候，那首领突然间抬起手来，绶和女人同时闭上了嘴巴，静静地看着男人，身后的人们，也一下子变得安静了，一个个握紧了手中的兵器，眼中流露出一种近乎疯狂的神情。

“动手！”

首领话音未落，带头冲了出去。

在他身后，人们紧紧跟随……乌云滚滚，雷声雨声风声和在一起，湮没了杂乱的脚步声。

而此时，营地中的人们，仍在酣睡。

马匹突然间不安地发出响鼻声，摇头摆脑地躁动起来。两头匍匐在车辕上，两尺高的沙皮猎狗“呼”地睁开眼睛，朝着天空狂吠不止。几个奴仆睡眼蒙眬地出来安抚马匹和猎犬，可这些畜生非但没有安静下来，反而越发狂躁。这不同寻常的动静，一下子引起了少女的注意。

“婶婶，你先上车……好像有点不对劲儿！”

说着话，少女站起身来，急匆匆跑了过去，一边跑一边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，这些畜生怎的如此聒噪？”

“小姐，不知道啊！”一名奴仆抓住马缰绳，跳上了车辕，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闹起来了。”

咻——

一支利箭突然从黑暗中窜出来，正中那奴仆的脑袋。

箭上的力道很大，竟然将奴仆的脑袋射了一个对穿。巨大的力量，把奴仆的身体从车辕上带了起来，“嘭”地摔在泥水之中。躁动的马匹踏踩着，把那脑袋踩得血肉模糊，和泥水混在了一起，分不出哪些是血肉，哪些是泥浆。

空气中，骤然间弥漫着一股血腥之气。

是盗匪！

少女立刻醒悟过来，凄声叫喊着：“贼人，贼人……有贼人袭击！”

历经了四百年的战乱，沛这个地方，一直不得安宁。从很早起，这里就是齐楚交界之地，两国之间冲突不断。沛时而是齐国的属地，时而又由楚国执掌，可以说非常混乱。

对贵族们而言，这里只不过是一块封地，一块肥美的封地。

失去或者得到，关乎颜面。这面子问题嘛，有时候能保全，有时候





又保不住，都属正常。

也正因如此，沛一直处于三不管地带，以至于盗匪横行。自泗水至微山湖一带，大大小小的盗匪集团加起来没有一百也有八十。大的盗匪群多至几百人，小的甚至只有三四个人而已。

这些盗匪多是沛的属民，白天是普通百姓，晚上就变身为强盗，也没人管。

少女这一声呼喊，令营地里的人们立刻警醒过来。十几个人跳上车辕，刚抄起兵器，盗匪们就冲了过来。为首的男子，大吼一声，纵身跃上车辕，手中宝剑寒光闪烁，把两个奴仆砍翻在地。

“大黑，拦住他！”

少女朝着沙皮猎犬大喝一声。两头猎犬早在少女出声之前，已经纵身扑出。

这种猎犬由于皮肤格外松弛，搏斗的时候不容易被咬伤，所以常常被人当作斗犬来饲养。

少女家中的这两头沙皮，正是作为斗犬来豢养，凶猛异常。

那为首的蒙面男子，虽然有些武艺，可面对两头斗犬的攻击，却也显得有些狼狈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魁梧男子箭步冲了上来，口中发出一声虎吼，一拳将一头斗犬砸飞了出去。那斗犬摔在了泥水中，口中“呜呜”两声悲鸣，四肢颤动两下，随即断了气。

壮汉挥舞一根黑黝黝的棍子，把另一头斗犬砸得脑浆迸裂。

从头到尾，这家伙除了发出一声虎吼，几乎就没有说过话。而那首领更是洒脱，自从壮汉出现，他就不去管那斗犬了。很明显，他对这壮汉的武力非常信任。

不过，营地里的奴仆，全都是从惨烈厮杀中闯出来的人，个个身手都不一般。

盗匪人数虽多，却也一时奈何不得。吕家的家主挡住了首领的攻击，同时呼喊其他人来帮忙。可这样一来，吕家的战斗力全都集中在了正面，不觉露出了破绽。

一个女贼，带着十几个盗匪，绕过营地的正面，从侧翼杀过来。

一时间，喊杀声、叫嚷声、哭喊声响成了一片。吕家的家主顿时慌了神儿，挥舞利剑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朗朗乾坤，竟敢做此种

事情，就不怕官府追究吗？”

盗贼中有人笑道：“追究？谁会追究？楚国已灭亡，齐国也没有了……至于秦国大军，也无暇来顾及这里。嘿嘿，杀了你们，我们自过得逍遥快活。至于以后会如何，与我们有何关系？”

说话之人，背一张五尺长的强弓，手握一根碗口粗细的铜杵，鲜血正顺着铜杵滴落。

说话间，铜杵又砸翻了两人，他冲到了吕家家主的身前，“邦，速速动手，这家伙就交给小弟和屠子来对付。”

首领哈哈大笑，也不回答，转身冲入了营地中。

少女此时，正和兄长拿着兵器，与那些盗贼周旋。首领带着十几个人冲进来之后，朝着那个被少女杀得狼狈不堪的盗贼喊了一句：“绾，不要纠缠，这妞儿交给我对付！”

言下之意是说：赶快动手抢东西！

首领这一伙人的出现，让原本混乱的营地，变得越发不可控制。他用剑抵住了少女和她的兄长，宝剑大开大阖，把二人杀得有些狼狈。别看这首领对付其他人不行，可对付眼前这兄妹，却是游刃有余。而他的手下，也都是好手，纷纷上前，把营地里的护卫拦住。

如此一来，那些先前冲进来的盗贼，便在女贼和绾的带领下，开始搜敛财物。

“美人儿，这又是何苦？乖乖地放下兵器，爷们儿只是求财，反正你家许多财物，何不分与我们一些？”

首领语气中带着一种调戏的口吻。

少女却不回答，而是闷着头，狼狈地抵挡他的攻击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，休要动我的儿子！”

一声凄厉的喊声传来，少女偷眼看去，顿时大惊失色。原来，阍媪并没有听从少女的话，而是一直守在儿子的尸首旁边。那女贼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，竟朝着刘阍的尸首走过去。

阍媪上前阻拦，却被女贼一脚踹翻在地。

“一个死人，怎么用这么好的丝帛？不如送给老娘，做两件新衣服吧！”

女贼看中了裹在刘阍尸体上的锦帛，想要取走。可是阍媪又怎能允





许她触碰儿子的尸身，被踹翻之后，她双手紧紧抱住了女贼的身子，大叫着：“不许你碰我儿子，不许你碰我的儿子！”

“老贼婆找死！”

女贼勃然大怒，把阍媪摔倒在地，举起宝剑就要杀了阍媪。

少女不由得惊叫：“住手！”

这心神一分，她就被首领一剑拍翻在地上。

可古怪的事情，也就在这时出现了。乌云中传来阵阵霹雳声响，银光在云层中忽隐忽现游走。

一道闪电，撕破了乌云。

惨亮的白光从天而降，正中女贼手中的宝剑。

轰隆——

巨大的雷电威能，竟把女贼劈成了一块焦炭，直挺挺地倒在泥水之中。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把所有人都给吓了一跳。首领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大叫一声，朝着那女贼跑去，缩却在这时，变了脸色。

“大哥，小心！”

话音未落，一连串的炸雷响起，天空中密布的乌云形成了一块巨大的圆盘形状，不停旋转。

乌云层层堆积，银光在云中汇聚成一道惨亮的光柱，从圆盘正中央飞射下来。轰隆隆的声响，震得人们头昏眼花……闪电轰击在树上，需四人合围的参天大树，顿时被劈成了两半，并燃起了熊熊火焰，就如同一支巨大的火把。

一柱亮光照在刘阍的尸体上……

那首领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拍中了似的，他的身体飞了出去，嘴里喷出一口鲜血，“嘭”地一声摔在地上，立时昏迷不醒。

雨水，敲打着燃烧的大树，蒸腾出一股股烟雾。

那烟雾极其古怪，一道道，一条条，一丝丝，一缕缕地汇聚在一起，垂落下来，浮游于地面。

这诡异的景象，令人们大惊失色。

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却让他们毛骨悚然，心惊肉跳。

只见在那烟雾中，刘阍的尸体，“呼”地一下子……从地上坐了起来。